

那场改变我人生方向的雨

刘继红

清早一出门，发现天空中飘起了细细的雨，有两个身着校服的小朋友，合撑一把小伞从我身边经过，边走边兴奋地讨论着什么，不时发出短促清脆的笑声。这蒙蒙的雨、童真的笑，瞬间触动了我记忆的开关，让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那场改变了我人生方向的雨。

那年，刚毕业的我一时找不到心仪的工作，便应聘到一所民办学校当老师，带小学三年级语文，兼班主任。说是老师，除了上课，还要和学生同吃同住，每天被一群叽叽喳喳的“熊孩子”包围着，动不动就要为一根铅笔或半块橡皮审上半天“案子”，日子过得琐碎又无奈。那时的我打定主意，干满一学年就辞职！

有一天晚上，下了晚自习，学生们都回宿舍楼休息了，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加班批改作业，外面忽然电闪雷鸣，转眼间下起了瓢泼大雨。雨持续下了近一个小时，还没有停下的意思，我站在窗前，望着漆黑一片的夜，又看看时间，心里不由得叫起苦来：按规定宿舍楼就要锁门了，虽然教学楼距宿舍楼只有几分钟路程，可我没带伞，这样回去一准被淋成落汤鸡！

正踌躇间，楼道里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紧接着，一群小家伙推推搡搡地挤进门来，妈呀，全是由我负责的那几个宿舍的学生！只见十来个小男孩，每人头上顶着个脸盆，身上的

衣服干一块湿一块，裤脚卷到了膝盖，脚上的拖鞋还在往外渗水。他们笑着嚷着，围在我的身边。

为首的那个，伸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笑盈盈地说：“老师，我们来接你回宿舍，来，换鞋！”说着，他递给我一双拖鞋，旁边一个学生递过来一个大塑料盆，让我也学他们顶在头上挡雨。望着眼前这一排圆溜溜的小脑袋，还有他们亮晶晶的眼睛，我的眼眶瞬间湿了。这伙淘气包，这个时候居然惦记着我“被困”，他们这是结队来“营救”我了！

于是那一晚成了我记忆中最荣耀的画面：大雨中，我头顶大塑料盆，赤脚穿拖鞋，

在一群孩子的簇拥下，一路欢笑尖叫着跑向宿舍楼……

孩子们带给我的这份温暖，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让我真正感受到了教师这个职业的光荣和美好。教师的工作虽琐碎平凡，但面对的却是一颗颗最赤诚的心，让人忍不住想去呵护。我忽然觉得，能和孩子们在一起，融入这片纯净美好的世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就这样，我的人生轨迹被这个雨夜改变了。我选择留下来继续做“孩子王”，直到今天。感谢那场雨，让我领略到了世间独有的崇高和美好，这美好，值得去守护，去播种，去等待，让它生生不息。



谁的藤

张金剛

苏州拙政园的那株紫藤，盘盘旋旋、密密匝匝，亭亭如盖、灼灼如霞，与这座园子缠绵相伴四百年。藤下赏花、对弈、抚琴、读书、品茗、畅饮之人，来来往往，聚聚散散，可园依在，藤依在，芳华承文脉，每春得倾怀。

那株紫藤，也不过是寻常，可自人了闻名天下的画家、书法家、文学家衡山居士之手，便如被点化一般，有了文气与筋骨。那句话说得真好：“因是文证明的紫藤，便胜过了世间一切的紫藤。”因了文证明，于是有了一世文藤，一藤风雅。

藤，无论生于野，长于庭，爬于墙，攀于架，垂于室，不过是寻常绿植罢了，可却因其主人或观赏者之缘分，在缠绕间生出万千情愫，缕缕不绝。

我如藤般寻常，境遇之藤也是寻常，可牵念于父母的藤，却在我的心底蓊郁、蔓延、纠缠。

父母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庄户人，年过七旬未曾离开过村庄，如一株藤条紧紧攀附山水林田，从蓬勃到枯槁，扯都扯不开。父亲说：“这是我们这一辈的命。”我不信这命，于是努力挣脱父母的藤飞了出去，可飞得越久，越无法忘却那株给了我生命的老藤。

其实，我就是父母亲手种下的藤上长出的叶、开出的花、结出的果，与田地里的一块红薯、一个南瓜、一朵牵牛花无异。

父亲说：“今年再种一小块儿地的红薯，你爱吃。”秋来，一锄下去，掀起藤蔓，一嘟噜硕大的红薯喜人得很。每年这时，我也会抽空帮衬一下，可不知怎地，只要一下地，便变成了父亲的一根红薯藤，任由他提溜来提溜去，还美滋滋的。

地边、院里、墙下，父亲点了一窝又一窝的南瓜。只要拱出肥厚的叶瓣，就不愁结出滚圆的南瓜。很快，叶瓣变叶片，从巴掌大到蒲扇大，继而伸出柔柔的小手儿，肆意在地上匍匐。若爬上一垛柴火、一棵果树，那更得了劲儿，不知何时已在迎风荡漾的绿海中飘着几朵黄花，又不知何时已藏好几个小绿瓜，只待藤枯叶黄时“顺藤摸瓜”，拽出数个大南瓜。父亲提着他的瓜藤直乐：“这一冬天，你可有的吃了。”

院边的篱笆、石墙、树木上，爬满了红的、粉的、白的、紫的、蓝的各色牵牛花，都是母亲辛苦找籽种下的，年复一年，早已蔓延成牵牛花海，从春未开到深秋。受母亲影响，我也格外喜欢牵牛花，喜欢那毛线般的藤攀爬的姿态，喜欢那藤上生出的花蕾、绽放的花朵，结出的花籽，更喜欢它们从不娇情的生命欢歌。我曾引种过几株牵牛花在窗台上，可离开厚土的它们远没亲种的开得热烈，母亲就嘟囔她没了牙的嘴笑着说：“那就常回来看看嘛。”那一刻，我像一朵牵牛花开在母亲的藤上。

如今，父母仍力所能及、勤耕不辍地照料着那些藤，豆角、黄瓜、瓠瓜、丝瓜、葡萄、葫芦、西红柿，让我回村便可顺着父母的藤，吃到儿时的味道。

一株绿萝陪我六年了，天天看着我埋头工作，也如我一般，只顾生长。绿萝很好养，只要有点儿水分，就停不下来地一直绿着。我曾遐想，若有足够的时间给它拍个延时摄影，呈现出的将是藤条的生命传奇。每隔段时日，我便要整理一番，让它长得更顺滑，直至织成一方绿油油的壁毯。我仰头看它时，它也低头看我，相看两不厌，如是知己。有次，我出差两个月，归来开门发现绿萝伸长胳膊向我招手时，竟感动得几欲流泪，原来它已成了我世界的一部分，成了我的藤。

拙政园的紫藤应是感恩与文证明的那次遇见的，它的命运从此与众不同，几百年来被人追随，吸引着心有灵犀的人们共同守护；而文证明也因这紫藤被人们铭记。正如马致远一句“枯藤老树昏鸦”，令荒野中一架行将枯朽的老藤在诗词的天空中永生不朽，成了马致远的藤；季羨林感喟“在茫茫人海中，人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哪里有闲心来关怀一棵古藤的生死呢”；季燕园的那棵古藤得以被关怀，成了季羨林的藤。

从遐想中回过神来，望向墙上的绿萝，绿萝正冲着我笑……

我们站在春风里

刘志敏

我们站在春风里
看柳枝的嫩黄，嗅连翘的花香
春天已为我们披上了明晃晃的光亮
喜悦的心情与绿色的小草一起蔓延

我们站在古楼上
看四通八达的远方
昨天与今天汇成同一条河流
带着我们的豪迈，奔向时光的海洋

我们站在黄土大地上
望向大片大片绿油油的麦田
古老的故事在石碑上行走
我们的脉搏永远在黄土地上铿锵



风筝满天 张成林 摄

一道闪电惊醒桃花

白俊华

春天，伫立于田野边缘
隐隐听到，远方传来雷声
我知道，小雨到来之前
一道闪电
已经，惊醒了一树桃花

此时，其它沉睡的事物
还在寻找睁开眼睛的理由
而桃花，不言不语
把粉红的娇羞
藏在风里
悄悄发送绽放的颤音

用一场花开
理解春天

张培亮

就这样，我们一直沿着风的方向
向南，在有河的地方停下
那河的两岸，开满了五彩的花朵
有人对着花开闭上了双眼

你发现了么
风在这里停了下来
水波是个调皮的少年
他对着岸上的花朵眨着眼睛

小鸟停下扑腾的翅膀
在梧桐树上倾听花开的声音
蚂蚁从漆黑的洞里探出头
我想，它一定是闻到了花开的味道

看吧，没有什么
比一场花开更能理解春天

雨中的樱桃

彭婷媛

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后，我顶着风往回走。细雨纷飞，让人不禁感慨一声春寒料峭。

“来买樱桃咯，便宜哦——”我放慢了脚步，路边有个水果摊，远看樱桃的个头还挺大，于是走了过去。老板是个60岁左右的大叔，一边弯腰整理果子一边招呼着过往的路人。

“买樱桃吗？天冷，便宜卖了，快点儿卖完我就回去了。”

“行，拿个袋子。”我驻足，正准备挑一些，却被大叔拦下。

“妹子，都是又大又甜的樱桃，我帮你装。”大叔利索地搓开红色塑料袋，大手一捞，抓住一把樱桃就往袋里装。眨眼间，袋子就满满当当了，我连忙扯住袋口，表示自己来。

“我给你走批发价，不让自己挑的。”大叔顿时皱起眉头。

樱桃真的很大，颜色与黑巧克力一般，可上手一摸，便发现大多有被压损的凹陷，有些甚至溢出汁水。于是，不顾大叔的抱怨，我飞快地挑拣出损坏的果子，到最后，一袋樱桃只剩下不到十颗。

“大叔，你的樱桃压损的时间比较长，好多都坏了。”

“哪里坏了，别乱讲！”大叔往四周飞速地张望，生怕有别的客人路过，听到我的话。

“大叔，最近都在下雨，压损的樱桃碰水后又堆在一起，坏得更快。”我尽量把声音放低，顺便把袋子放回他的篓子里。

“那怎么办，还有很多呢！要不，一斤便宜10元卖给你好不好？”大叔咋呼的声音也降了下来，带着点儿讨好。我没了购买的心思，放下袋子准备离开时，一个妇人喊住我：“诶，你怎么不买了，樱桃怎么样？”

“好着呢！沁甜的樱桃！”大叔接过话，并盯着我，生怕我再多蹦出几个影响他生意的词。

我本想阻止的，可看着那个明明高大，却为了迎合顾客而佝偻着背的男人，有些不忍。别看春天了，可这里的天气湿冷得很，大叔忙碌时，手不停地抓握着，手指关节略肿大。细小的雨珠落在他的头发上、眉毛上，蒙起了一层水雾——这应该是个努力经营生活的父亲。唉，算了，看这妇人自己会不会发觉吧……

我低下头快步往家里走，小心地避开路上那些松动的方砖，尽管鞋子被溅到污泥的可能性不大，但绕一步就能避免的事情，还是避开吧。看着前方又一块松动的地砖，我停顿了片刻，想着那樱桃的事，还是决定，掉头走向摊位。

东西不贵，大叔不易，可妇人又何其无辜。我的善意提醒冲散了那妇人的不快，可大叔耷拉着的眉眼，似是要垂到地面了。他蹲在篓子旁吸着烟，又长长地呼出来，那呼出来的不知是烟雾还是无奈。我和妇人站在一旁，沉默了一阵，他猛地抬起头看我们，说：“带点儿樱桃走吧，就是在冷库里冻伤了，能吃的，不要钱！”

见我们迟疑没有动，大叔起身装樱桃，大手捞了几下，就装满了袋子。他不容分说，将袋子塞给了我，说：“没良心的事还是不能做，刚刚觉得心里坠着个什么东西一样，重得很，现在松快多了。”

我掂量着袋子里樱桃的重量，掏出手机，快速扫向了旁边挂着的二维码，付了钱后，我与大叔告别，满身轻快地走回了家。

晚上吃樱桃时，我给女儿讲述了这樱桃的由来，她鼓动着腮帮子问：“妈妈，这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吗？”我愣了一瞬，又很欣喜，因为她既精准地运用了这一名句，又没有嫌弃樱桃不新鲜！我短暂地思索了一番后，回答她：是的，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在微妙地改变着世界，我们多一分善，世界就多一分善！

接母亲放学的日子

周剑波

母亲平时不仅热衷于跳舞，还喜欢发视频晒一晒。这不，她前几日又发了一条视频，直线攀升的点赞和浏览量、评论区不断涌入的留言，都让她信心倍增，晒得更起劲了！

不知从何时起，分享舞蹈成为了母亲的日常，她每学会一支舞，我总会在微信朋友圈、短视频平台看到她最新的视频。“手抬太高了、幅度太大、转胯的时候有些生硬，肩膀再低一些就上镜了……”每次发完视频，母亲还会盯着视频中自己的动作进行点评和总结，下次再练新舞的时候，会重点纠正这些问题。

在兴趣高峰期时，母亲的休闲时间几乎都被舞蹈占据，每每问她累不累，她总是堆起笑容，连连摇头。母亲对自身要求极为严格，一个舞蹈动作总要点正无数遍，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后来，日子久了，母亲又觉得有些无聊，大有种孤芳自赏的失落感。有时候即便学了新舞，她也懒得再发视频。

看到母亲这么喜欢跳舞，我建议她去老年

大学上舞蹈课，那里有专业的老师，也有她的同龄人，学习和交流起来更加方便。起初，母亲死活不同意我的建议，说自己再过两年都六十岁了，还上什么学啊，在家自娱自乐就行啦！耐不住我的再三央求，母亲终于同意去报名。

老年大学每周上半天课，授课老师都是有丰富从教经验的专业老师，专门设计了针对老年群体的舞蹈。母亲第一次上课有些腼腆，站在门外迟迟不肯进去，最终还是被我推搡着进了教室。

可等到我去接母亲放学的时候，画风陡然变了——我透过车窗，远远瞧见她兴高采烈地咧着嘴朝我走来。刚上车，还没等我发问，母亲就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了这半天有趣的上课经历，还对授课老师赞不绝口，满意极了。

虽然才放学没多久，母亲就已经开始期待下堂课了。回到家后，母亲对着镜子认真练习当天所学的舞蹈动作，一旁的父亲揶揄道：“上了半天课，还跳不够？”

“你懂什么？这是作业，下节课老师要检查的。”母亲轻哼一声，不再理会父亲，完全沉浸在舞蹈的世界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渐入佳境，学习舞蹈更加投入了。她的态度积极端正，无论刮风下雨从不缺课，每回上学前还会精心搭配衣服美美出门。

“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放在母亲身上颇为贴切。为了支持母亲的“学业”，只要时间允许，我便充当“家长”接母亲放学。

记得有一回，我匆匆忙忙赶到老年大学，却发现拿错了钥匙，这不禁让我想起上小学时发生的一件事——母亲一时有事耽误了接我放学，等接到我的时候，她竟然一只脚穿着运动鞋，另一只脚穿着拖鞋。她是那么匆忙，也是那么爱我。

原来，时光也可倒流。扭转岁月的把手，亲情在两代人之间传递，到如今，一切都反过来了，唯有爱依旧。